

《東華漢學》第 6 期；頁 131-156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7 年 12 月

仙鄉、帝鄉、梓鄉：崔顥〈黃鶴樓〉新詮

陳一弘*

【摘要】

崔顥的〈黃鶴樓〉，所以擁有絕唱的不朽文學價值，在於詩中所展現的生命省思與追尋。總括言之有三大方向，即神仙嚮往、揚名當世、回歸原鄉，此皆人類普遍情感的表現。因此在「黃鶴樓」上，崔顥不僅作為一名賞翫佳勝之清客，更於心中反覆經歷了生命價值的選擇與失落。而藉由六朝、隋唐以來的仙境傳說之觀察，更可發覺崔顥的苦悶與思索，非止於個人榮辱，乃奠基於歷史與唐文化下的跨時性產物。

關鍵詞：崔顥 黃鶴樓 道教 子安 禰衡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盛唐詩人崔顥（?-754）¹的七律〈黃鶴樓〉，向為傳頌不絕之作，並在時人及後代咸擁高度評價。《唐詩紀事》曾載李白（701-762）見〈黃鶴樓〉後，自嘆弗如，斂手他去。²此雖眾口紛紜，不盡可信，³卻也顯露崔顥此詩地位殊卓，或凌諸太白。故迨南宋末，嚴羽（?-1243）《滄浪詩話》更一舉將崔詩擢升至壓卷地位，以為「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⁴由茲以降，〈黃鶴樓〉備受關注，幾乎成為唐詩入門者的必讀之作。

然而嚴格說來，文學流品之論斷洵非易事，亦每仁智互見，崔詩是否足當唐人之冠，自容商榷。⁵不過伴隨滄浪詩評而來的，至少代表了如何詮釋「第一」評價的問題。

對此，論者或云格調高古，善用疊字，得《詩經》回環之妙。⁶或以為首、頷兩聯破格，頸、尾聯合律，兼蘊古、律二體，情韻綿繆。⁷或言

¹ 崔顥生卒年，參閱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崔顥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73-74。

² 《唐詩紀事》：「世傳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遂作〈鳳凰臺〉詩以較勝負。」〔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台北：鼎文書局，1971），頁323。

³ 計有功於《唐詩紀事》對此早有「恐不然」之論，不過仍未斷定必無此事。

⁴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詩辨》（臺北：里仁書局，1987），頁26。

⁵ 徐獻忠：「黃鶴雖佳，未足上列。」〔明〕氏著：《唐詩品》，收於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1283。

⁶ 《唐賢三昧集箋注》：「此詩得一疊字訣，全從《三百篇》化出。」〔清〕吳退庵等：《唐賢三昧集箋注·崔顥》（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68），卷下，頁35。

⁷ 《唐詩廣選》引李賓之言：「崔顥此詩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唐風定》：「本歌行體也，作律更入神境。」二說見陳伯海：《唐詩彙評·黃鶴樓》（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頁369-370。《刪定唐詩解》：「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千秋絕唱，何獨李唐？」韓兆琦：《唐詩選注集評·黃鶴樓》（臺

寫景自然天成，不假雕飾。⁸凡此皆似言之成理，然則，若衡諸嚴羽宗崇的詩境，恐非諦解。⁹在嚴氏觀念裏，佳構勢必情、理俱勝，¹⁰其在展現宋人文學好理的色彩外，更強調「理」不該生吞活剝的表現於詩，而應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進而臻至「羚羊掛角，無迹可求」為足。¹¹如是，品詩便得透過「妙悟」、「熟參」等功夫方能體會，當然這也包括了〈黃鶴樓〉。

因此假使僅以格律、寫景等，品藻嚴羽心中的唐人第一之作，無疑是小覷〈黃鶴樓〉，更難明白崔顥從「白雲悠悠」登樓乃至「日暮」，這段漫長時間的踟躕與內心變化，故〈黃鶴樓〉所隱含不為人知的內容，實亟待開發與省思。

關於這個問題，初讀〈黃鶴樓〉者鮮不感受其中思路的跳躍乃至斷裂。首聯談樓台歷史，頷聯道鶴去不返，頸聯寫景，尾聯思鄉。四者究竟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彼此關聯若何？此迄今幾無深論之作，故本文即著眼於斯以論之。而在探究前，亦不妨再試著提出幾個思考面相：首先，作者緣何登黃鶴樓？其次，「昔人」乘鶴離去，表示何種意義？¹²第三，

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102。

⁸ 金聖嘆：「通解細尋，他何曾是作詩？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見道理，卻是如此，於是立起身，提筆濡墨，前向樓頭白粉壁上，恣意大書一行。既已書畢，亦便自看，並不解其好之與否。」陳德芳校點：《金聖嘆評唐詩全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頁61-62。

⁹ 俞陛雲即謂〈黃鶴樓〉雖享上評，卻罕有道出緣由者。云：「此詩向推絕唱，而未言其故。讀者欲索其佳處而無從。評此詩者，謂其『意得象先，神行語外』崔詩足當之，然讀者仍未喻其妙也。」氏著：《詩境淺說》（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5），頁47。

¹⁰ 《滄浪詩話》：「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詩辨》，頁26。

¹¹ 同上注，頁26。

¹² 應該說明的是，〈黃鶴樓〉首句「昔人已乘黃鶴去」於部分選本，如《河嶽英靈集》、《國秀集》、《唐詩紀事》等作「昔人已乘白雲去」筆者認為當

假若黃鶴「去而復返」又當如何？第四，「漢陽樹」、「鸚鵡洲」徒為寫景否？第五，作者在詩末驟然提及故鄉，因由何在？這些問題或許不易尋得答案，但絕對是深契〈黃鶴樓〉的關鍵。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在分析過程中，吾人難免面臨兩個難題：一者，資料的不足，尤其關於〈黃鶴樓〉與崔顥生平記載的缺乏，勢必造成討論困難。二者，部分肇於上述難題而來，所引發因果詮釋的必然性（necessity）之質疑。不過，筆者可以如此說明本文的可行性：首先，眾所周知，文學詮釋絕不可能杜絕研究者的想像以及興趣摻雜其中，當然這種「再創造」，從文學作為一個被接受的文本言，是能夠容許的。然而在本文裏，筆者將試圖控制這種想像在文獻指涉的範圍內，且適時指陳部分論斷亦存在前人的閱讀觀感裏，以免過度天馬行空的思索。其次，關於某些因果關係的連繫是否具必然性的問題；其實，若回歸到真正處理因果關係的哲學領域來看；因果律是否存在？或者有無可能僅是人類的幻覺？本是一大問題，對一個懷疑論者（skeptic）言，企圖追溯任何原因，不論結果為何，皆是可疑的。是以所有涉及因果關係的陳述句，均潛在一定風險；即使在當事人看來，某些因果關係近乎是自明（self-evident）的，亦無法避免錯誤的可能。然而筆者認為，假使根據日常的認知，吾人確實感受因果關係的存在，且深信某些原因與結果存在極大關聯，則以下所論，也將不會是了無意義的。

以「乘黃鶴」為是。一來崔顥此作格律當倣自沈佺期〈龍池〉詩。二來，若作「白雲」則詩意顯然無法連貫。兩說詳高步瀛：《唐宋詩舉要·黃鶴樓》（臺北：學海出版社，1992），頁546-547。三來，遠在崔顥前，《南齊書》與《述異記》提到黃鶴樓的相關傳說均明謂「乘黃鶴」、「駕鶴」（詳本文第二節），則顯然黃鶴樓的仙者在時人認知乃乘鶴而非白雲。

二、仕途迍邅與仙鄉難期

在〈黃鶴樓〉的理解上，不可或缺的線索即在作者對樓之歷史所興發的感觸，故欲明該作，必先對此樓有一定了解。無庸置疑的，作為一個人文層次上的「黃鶴樓」，受人矚目的焦點，在於它的美麗傳說，¹³此遠勝其原始的戰略用途。

黃鶴樓據說成於三國孫權（182-252）之手，本有「安屯戍地」之用。¹⁴不過，當以「樓」為名之初，似已注定它與「仙」的關係。《史記》載方士公孫卿建議漢武帝云：

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¹⁵

武帝果興蜚廉桂觀、延壽觀、神明臺、井幹樓等，¹⁶表示他確信其事，起碼是姑妄為之的。方士之言，荒渺不經，固無足辨，但樓本身的求仙意義，卻饒富趣味。仙人何以好樓居，公孫卿未加說明，不過愈高聳的樓體現人們得以更接近、甚至通天的原始思維，卻是不爭的事實。¹⁷而後代提及仙境多旁涉高樓，當與此種意識有關，¹⁸則黃鶴樓在前人自不

¹³ 黃鶴樓得名，本是依黃鵠山而來。（詳高步瀛：《唐宋詩舉要·黃鶴樓》，頁546-547）然而對一般人來說，更感興趣的不是黃鶴樓命名的淵源，而是與此相關之傳說。

¹⁴ 《三國志·孫權傳》：「黃武二年，城江夏山。」（按：江夏山即黃鵠山）《元和郡縣圖志》：「吳黃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

¹⁵ 〔漢〕司馬遷：《史記·孝武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478。

¹⁶ 同前注，頁478、479、482。

¹⁷ 參閱袁珂：《山海經校注·略論山海經的神話》（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530。

¹⁸ 比如《十洲記》云崑崙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舊題〔漢〕東方朔：《海內十洲記》，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70。又蘇軾膾炙人口的〈水調歌頭丙辰中秋〉

免興發神仙的聯想。

黃鶴樓與神仙的直接關係，至遲於南朝已然確立，《南齊書》云：

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上也。¹⁹

子安，或說姓王，²⁰其人不見於《列仙》、《神仙》等早期仙傳。²¹據吳師道（1283-1344）云《南齊書》此事在劉宋東陽無疑的《齊諧志》中早有描述，²²一般是以多將子安故事，推之劉宋。不過《齊諧志》佚於趙宋，且就目前的輯佚資料觀之，亦無涉及子安者，是吳說終難考實，故在文獻斷代上最保守的作法似乎只能將子安乘鵠視為蕭子顯（489-537）著史時的傳說。然而，若由東晉葛稚川（283-363）云曾見道經《凌霄子安神記》推測，²³則子安成仙，或於東晉業為人知，因此其事亦不能完全排除在晉代已有流傳。然而不論如何，對唐人而言，登上黃鶴樓，腦海所湧起的雖不必為強烈求仙之渴望，但相關傳說浮現於心，卻也是毋須否認。

黃鶴樓所以成為重要仙蹟所在，並非端賴子安乘鵠一事塑造，而尚有其他傳說的強化。大體來說，應是出現於子安故事後。其有荀瓌宴仙與三國費禕（？-253）成仙駕鶴事，不過後者蓋屬後人穿鑿，崔顥自是不曉，故在此不述。²⁴至於荀瓌事則見任昉（460-508）《述異記》：

荀瓌字叔瑋，事母孝，好屬文及道術，潛棲卻粒。嘗東游，憩江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皆反映樓與神仙之關係。

¹⁹〔梁〕蕭子顯：《南齊書·州郡下》（北京：中華書局，1972），頁276。

²⁰參閱高步瀛：《唐宋詩舉要·江上吟》，頁178。然則子安姓王之說晚出，不能排除後人附會之可能。

²¹《列仙傳·陵陽子明》中雖提及「子安」、「黃鵠」，不過意在以俗人子安對照仙人子明，故與《南齊書》仙人子安實非一人。

²²〔元〕吳師道：《吳禮部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7。

²³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遐覽》（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334。

²⁴費禕故事辨偽參閱〔宋〕祝穆：《新編方輿勝覽·湖北路·鄂州》（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498。〔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85），頁1012。

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烟滅。²⁵

此文可措意有幾：《述異記》雖筆錄神怪，不過其蒐羅遺聞軼事的特質又具備一定可信度，而與唐人「假小說以寄筆端」有別，此其一也。荀瓌好「道術」，而此道術顯指道家或道教之術。蓋其「卻粒」，即辟穀食氣，此其二也。荀瓌在黃鶴樓親睹駕鶴仙人翩然遠來，並與之「賓主歡對」，雖未說明神仙究為子安否，卻足使後人益信黃鶴樓與仙人之關聯，此其三也。由《南齊書》的「乘鵠」，到此處的「乘鶴」，可能隱含子安故事細節的轉變，此其四也。

黃鶴樓既與神仙關係如此密切，因此在道教蔚為風氣的唐朝，附近也被時人目為重要的習仙場所，身為道教徒的李白曾表示：

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蹇予羨攀躋，因欲保閒逸。觀奇徧諸岳，茲嶺不可匹。結心寄青松，永悟客情畢。（〈望黃鶴山〉）²⁶

因此在崔顥登樓時，對於這種文化應是了然於心的，當他指出「昔人」乘黃鶴離去，除了交待樓名來源外，更透露幾分對仙人的嚮往。而鶴，在古人認定實為上渡仙界的承載工具之一，太白詩云：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江上吟〉）²⁷

此作於李白客遊江夏之際。²⁸有待，化用《莊子·逍遙遊》大鵬有待的典故，指欲成仙者，須黃鶴襄助，以前往仙界。海客則是徵引《列子·黃帝》海濱之人無機心，與鷗鳥相得甚歡的寓言。由此不難發現，仙人乘鶴飛昇的傳說在前，但崔顥在樓上翹首期盼，卻不見黃鶴，只有一成

²⁵ 魯迅：《古小說鈎沈》（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117。

²⁶ 瞿蛻園等：《李白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1244。

²⁷ 同前注，頁480。

²⁸ 黃佺、李遠源、汪昭才：《黃鶴樓詩詞曲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頁14。

不變的悠悠白雲，是則成仙願望頓成渺茫。這就構成前兩聯的基調，即求仙之想望與難竟之感。

固然，求仙的心理動機，未必是對現實世界的抗議，但至少反映仙界較人世美好的觀念，否則便無祈仙之必要。是以滿足當下生活者，仙鄉對其而言便缺乏意義。不過，僅就人身所受的生理限制，若：壽命、體力言，均勢必引發人們不受時空、軀體囿限之渴望，至於崔顥嚮慕神仙的緣故何在？則可進一步論之。

就外圍的時代因素言，唐自高祖開國以來便頗崇奉道教，歷經太宗、高宗直至崔顥所處的玄宗，厥風益熾。²⁹而唐代君主的信仰，並不全然是神道設教的政治意涵，實含括身體力行的一面。如玄宗非但力倡煉丹，亦將藥材作為獎賞臣下之物。³⁰即有明君之譽的太宗，早期於神仙雖擯斥無稽，暮年卻好仙道方術。³¹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處此種風尚的崔顥，或受濡染，或源自個人喜好，故也有捐棄名利，嚮慕永生之語：

崑嶠太華俯咸京，天外山峰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樹西連漢時平。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行經華陰〉）³²

太華，即華山，位於陝西華陰縣，漢時即為五岳之一，是長期受人重視的求仙場所，³³亦為葛稚川云可煉就仙丹之聖地。³⁴也是道教三十六小洞

²⁹ 卿希泰：《中國道教史·初、盛唐（高祖至玄宗）的統治者與道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頁31-118。

³⁰ 同前注，頁110-113。

³¹ 同前注，頁53-55。

³²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行經華陰》，頁547-548。

³³ 桓譚：〈仙賦序〉：「余少時為中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仙』。端門南向山，署曰『望仙門』。」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仙賦》（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341。成功綬〈遊

天的第四洞天，³⁵在道教發展中具有相當重要性。整首詩除寫景外，更巧妙融入武帝立祠、仙人劈掌等典故，以名利、長生對比，判別二者高下，而否定俗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崔顥道家（教）性格的面相。

復次，就崔顥個人宦途言，則可能是導致他萌生求仙想望的內在原因。倘若文學是一種苦悶的象徵，那麼對於仙道的追求，應當代表他尋覓的解脫之途。崔顥夙慧，³⁶且頗有政治才華，在〈結定襄獄效陶體〉中，他曾極為自豪的說：

我在河東時，使往定襄里。定襄諸小兒，爭訟紛城市。長老莫敢言，太守不能理。謗書盈几案，文墨相填委。牽引市井翁，追呼田家子。我來折此獄，五聽辨疑似。小大必以情，未嘗施鞭捶。³⁷

崔顥至山西定襄任官，即便面對諍訟頻繁，河東政府顛預，地方族長無力的情況，卻可不用刑罰，圓滿處理滿桌訟狀，其得意之情是溢於言表的。然而觀諸崔顥一生，卻是沈淪下僚。據目前所知，他曾在開元十八（730）至天寶三年（744）於河東軍幕任職。且於天寶三載前，任太僕寺丞，屬從六品上。天寶中任尚書司勳員外郎，依舊為從六品上，皆是中低階官吏。³⁸然《舊唐書》云：

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

仙詩〉：「盛年無幾時，奄忽行欲老。那得赤松子，從學度世道。西入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戴土，何惜千金寶。但願壽無窮，與君長相保。」

³⁴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584-585。
《抱朴子·內篇·金丹》：「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

³⁵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洞天福地部·天宮地府圖》（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頁154。

³⁶ 李肇《國史補》卷上載崔顥獻詩李邕，遭斥「小子無禮」，可推知其成名甚早。又李肇之言或有真偽之辨，說詳下。

³⁷ 萬竟君：《崔顥詩注·崔國甫詩注》（唐詩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頁9。

³⁸ 參閱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崔顥考》。

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自有傳。³⁹

崔顥身負令譽，卻名位不振，這應是他最大的遺憾。在這種情況下，登樓銷憂而慕仙嚮道也就不是一件可異之事。無奈極目憑望，不見黃鶴，僅有千載悠悠的白雲兀自飄浮，尋覓不得的失落之情，了盡於斯，又怎能不讓人歛噓呢！

三、拓落不羈與政治顧忌

仙鄉難期之感，令崔顥只能再度選擇面對現實，思索是否尚有可能繼續將一生寄託於俯仰由人的官場。

在黃鶴樓一帶，的確可教人引發許多歷史興亡之感，江夏向為軍防重鎮，《南齊書》載東晉劉毅（?-412）云：

地居形要，控接湘川，邊帶湓、沔。⁴⁰

而其為軍事要衝，漢末即然。⁴¹三國的赤壁之戰，或說發生於此。雖然赤壁究竟於何，前人有五說，⁴²其中「武昌赤壁」與「漢陽赤壁」均異於今日較多人主張的嘉魚赤壁，但地理位置實相去未遠，更何況文人未必得親即赤壁，方能抒懷。

面對赤壁這兵家必爭之地，實難不令胸有大志者產生較量心態。三

³⁹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文苑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5049。

⁴⁰ 蕭子顯：《南齊書·州郡下》，頁276。

⁴¹ 《通典》：「鄂州。自春秋以來皆屬楚，有江漢二水。秦屬南郡。漢高祖置江夏郡。後漢因之，荊州牧劉表將黃祖守在此。吳分江夏，更置武昌郡，孫權嘗都之，孫皓又徙都之，常為重鎮。歷代亦為兵衝，其地亦曰夏口，亦曰魯口。晉宋並為江夏、武昌二郡。宋兼置郢州。齊因之，亦為重鎮。」〔唐〕杜祐：《通典·州郡·鄂州》（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4781-4782。

⁴² 參閱祝穆：《新編方輿勝覽·漢陽軍》，頁490。

國英雄揚名立萬，崔顥卻碌碌無成，得之命乎？⁴³在這種感懷中，他寫下了「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這兩句看似再簡單不過的句子。然則其中並不只描寫美勝，亦隱含對前人的憑弔，更多的是暗示身處官場的不自由、甚至恐懼感。《舊唐書》云崔顥個性：

有俊才，無士行，好菽博飲酒，及遊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⁴⁴

按此，其人可謂放浪形骸。然而世事恆常優劣參半，論者固可斥其任誕，亦未嘗不可目為灑脫而嚮往自由。只是這種個性畢竟與官場文化有所齟齬，故他曾因此得罪於人：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及顥至，獻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乃不接之。⁴⁵

此載於李肇（？- 約836以前）《國史補》，今人雖或指為不盡可信。⁴⁶不過即便是傳說，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唐人對崔顥的觀感，則其因落拓不羈而開罪他人，應屬可能，故宦途屯蹇，當不能免。

鸚鵡洲，名稱取自漢末禰衡（173-198）〈鸚鵡賦〉，據說禰衡遭黃祖殺戮於斯，故後人以為州名。⁴⁷一般或以崔詩提及鸚鵡洲，純乃寫景，⁴⁸實則不然。蓋崔顥登樓騁目之餘，可描寫的四方美景甚多，其所

⁴³ 〈黃鶴樓〉的傷今傷己意味，前人已有所注意，不過猶未深論，如《唐詩歸折衷》引吳敬夫語云：「弔古傷今，意到筆到之作。」陳伯海：《唐詩彙評·黃鶴樓》，頁370。

⁴⁴ 劉昫等：《舊唐書·文苑下》，頁5049-5050。

⁴⁵ 〔唐〕李肇：《唐國史補》，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61。

⁴⁶ 參閱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崔顥考》，頁82。

⁴⁷ 參閱〔唐〕皇甫枚：《三水小牘·逸文》，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203。祝穆：《新編方輿勝覽·鄂州》，頁496。

⁴⁸ 比如鄧仕樑：〈「從崔顥題詩在上頭」說起——試析幾首唐宋黃鶴樓詩〉，《國文天地》第七卷第十二期（1992年5月），頁39。

以獨厚鸚鵡洲，係欲表達和禰衡同病相憐的惋惜與感傷，而細按禰衡之身世、性格亦咸與崔顥肖似。⁴⁹

其一，夙慧名達。《後漢書》說禰衡「少有才辯」，⁵⁰弱冠即受彼時文壇巨擘孔融（153-208）賞識，這和崔顥少負盛名是相近的。

其二，文采斐然。史載：

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按：禰衡）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⁵¹

此與《舊唐書》云崔顥「有俊才」、「文士知名」雷同也。

其三，桀驁不馴。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⁵²於人恆視若無物：

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⁵³

又每面忤他人，了無歉仄，至有裸身廟堂，輕慢魏武之事。⁵⁴而後以對

⁴⁹ 崔顥與禰衡身世之對照，陳滿銘已有所注意，不過猶未全面，參閱氏著：〈談崔顥〈黃鶴樓〉與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二詩的異同〉，《國文天地》第十一卷第九期（1996年2月），頁40。

⁵⁰ 〔劉宋〕范曄：《後漢書·文苑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2652。

⁵¹ 同前注，頁2657。

⁵² 同前注，頁2652。

⁵³ 同前注，頁2653。

⁵⁴ 《後漢書·文苑列傳》：「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

臨黃祖（?-208），言行無節，身罹辟戮：

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慚，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⁵⁵

禰衡彼時任職江夏太守黃祖麾下，雖出言不遜，但由「祖慚」觀之，則黃祖應有失當在先，其訶斥禰衡，固出於惱羞。而禰衡此種使才剛傲之性格，實與崔顥無士行、好痛博飲酒，妻有不愜其意則去，頗為相似。

禰衡個性即使任誕，然而有趣的是，文人對他卻是頗為傾心，范曄（398-445）稱其：

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⁵⁶

范氏論贊所及，不僅是才學，更強調禰衡突顯的文人骨鯁之風。是以後人對其遭逢黯主，多致惋嘆，李白〈望鸚鵡洲悲禰衡〉云：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群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鸞鵲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⁵⁷

太白的懷人傷己正反映鸚鵡洲給予文人懷才不遇的深刻感受。而此地，在唐人亦的確象徵對英才的不解與不容，崔塗（約850-？）詩亦云：

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衲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忤。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⁵⁵ 范曄：《後漢書·文苑列傳》，頁2657-2658。

⁵⁶ 同前注，頁2658。

⁵⁷ 瞿蛻園等：《李白集校注》，頁1308。

悵望春襟鬱未開，重吟鸚鵡益堪哀。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曾解愛才。（〈鸚鵡洲即事〉）⁵⁸

李群玉（約811-約861）〈漢陽春晚〉：

漢陽抱青山，飛樓映湘渚。白雲蔽黃鶴，綠樹藏鸚鵡。憑高送春日，流恨傷千古。遐思禰衡才，令人怨黃祖。⁵⁹

此言漢陽青山、白雲蔽鶴、樹藏鸚鵡，均是崔顥所提及的意象，證實將「漢陽樹」、「鸚鵡洲」與禰衡互為詮釋符合唐人認知。

禰衡長才無所施而遭逢劫厄，或出於個性使然，但未嘗不可歸之於衰世。但對崔顥而言，身處開元、天寶盛世，卻未受重用，內心痛苦想必更勝禰衡。又自隋、唐行科舉以來，士子為政雖較前人擁有更公平之機會，但禁錮人心之弊已然浮現。且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政府恆以禰衡為例，告誡士人，《隋書》館臣論議云：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不獨漢陽（按：此漢陽乃天水，非湖北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⁶⁰

史家評騭代表國家立場，絕非純粹發揮曹丕言論爾。可見禰衡縱然備受文人景仰，然當軸確不喜之。即連向稱禮賢的太宗亦然，《舊唐書》載其告誡張昌齡（?-666）云：

昔禰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減二賢，宜追鑒前軌，以副吾所取也。⁶¹

此處不只希望張昌齡能抑損個性，且以禰衡、潘岳（247-300）死於「非命」為例，在告誡之外，更多了幾分威脅。由是唐代文士只得收斂個性，

⁵⁸ 〔清〕彭定求等輯：《全唐詩》（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頁7782。

⁵⁹ 同前注，頁6580。

⁶⁰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文學》（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1750。

⁶¹ 劉昫等：《舊唐書·文苑上》，頁4995。

符合君需，此誠為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⁶²的最佳注腳。因此遙望鸚鵡洲所興發的一連串懷想，實表現崔顥對於立功的疑慮，即使嚮往功名，但如同禰衡般的個性，能否適合官場，甚至全身而退，崔顥是了然於心的。因此帝鄉，終究和仙鄉一樣，成為無法回歸的空中樓閣，這連帶為他以下的企盼故里定下基調。

四、懷歸——仙境傳說的巧運與 〈黃鶴樓〉的潛藏意識

〈黃鶴樓〉尾聯提到「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是頗堪玩味的。由作者登樓時為「白雲悠悠」，顯知他是在白晝前往，迨及日暮，徘徊良久，內心經歷的情感變化也是繁複的，直到最後終於提出歸鄉的主題。

乍看之下，崔顥無法見到故鄉，似乎俶於煙波阻隔，實則不然。黃鶴樓地處武昌，唐屬江夏郡，而崔氏為汴州人，係於陳留郡開封一帶，兩者相去甚遠，即使目力再好，黃鶴樓再高，均不可能瞥見開封絲毫，這點作者絕對相當清楚。因此提及故鄉，所指本非實際得見故鄉與否，而是能否回歸故鄉的一種渴望，這也是歷來落寞文士在文學中經常表現的情感，此自屈原（約339-約278 B.C.）〈離騷〉、王粲（177-217）〈登樓賦〉以來便屢見不鮮，儼然成為一個母題。⁶³是以在仙境與官場的雙

⁶² 〔唐〕王定保：《唐摭言·述進士上篇》，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578。

⁶³ 「思歸母題」參閱李豐楙：〈從誤入到引導：唐人小說遊仙類型的傳承與創新——一個「文學與宗教的觀點」〉，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唐代文學與宗教學術研討會」（2002年5月），頁30。另，《唐詩選勝直解》云：「此體全是賦體，前四句因登樓而生感。」陳伯海：《唐詩彙評·黃鶴樓》，頁371。嚴格說來，〈黃鶴樓〉本與賦體相去甚遠，其所以如此

重失落下，衍生歸鄉的渴望，亦不足為奇。然而吾人或可再行追問，即：此種歸家渴望，是否與首、頷兩聯之求仙有所關聯？一旦如此思索，便可尋得另一番隱蔽的詩味。

日人小川環樹（1910-1993）曾對中國三世紀至十世紀的「仙鄉談」研究，指出六朝至唐代的仙境小說不但反映時人之他界觀，更具有八個共通點，其中兩者是「懷鄉、勸鄉」和「再歸與不能回歸」，⁶⁴這意味著仙鄉故事在這段時期確有某些習見特色，而懷鄉、歸鄉正是其重要表現，茲舉二例以明之：

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造焉，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異苑》）⁶⁵

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令其歸，質承聲而去。斧柯濯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東陽記》）⁶⁶

劉敬叔《異苑》與鄭緝之《東陽記》的兩則，已有學者研究，⁶⁷茲不贅，此但就〈黃鶴樓〉相涉之層面別為論釋。首先，這兩則傳說隱含一種奇特的思維，即凡人進入仙界未必為福，因此導致「無復親屬，一慟而絕」、「親情凋落」的結果，在短暫聽唱、樗蒲間，一個人賴以為生的基本社

認定，主因在登樓與思歸早已是辭賦的習套。

⁶⁴ 參閱（日）小川環樹作，張桐生譯：〈中國魏晉以後（三世紀以降）的仙鄉故事〉，《幼獅學誌》第十四卷第五期（1974年11月），頁33-36。

⁶⁵ 〔劉宋〕劉敬叔：《異苑》（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48。

⁶⁶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東陽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197。

⁶⁷ 參閱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110-118。

群關係如親人、家族、故里轉瞬成空。甫出仙境者，面對截然陌生的環境，以往心繫的事物，剎那消逝，則人生猶有意義乎？其次，這也告訴吾人，成仙之人在逍遙之外不免得遭遇親人故里的凋零敗落，比如彭祖，傳說年逾七百，⁶⁸則壽考之餘，面臨的生離死別將何其多？是成仙背後實不僅為個人逍遙之意義，而尚有此一嚴肅層面。

正因故鄉對人意義重大，因此即令仙人得道，亦總被認為依舊緬懷故土，西晉牽秀（？-306）在〈王喬赤松頌〉云：

妙哉松喬，稟此殊姿。……乃翔靈墳，鳥像人聲。低徊舊土，眷此平生。惠而不諒，凋我素形。神儀既隕，翻飛而征。⁶⁹

此以王喬、赤松子，雖羽化升仙，鳥像人聲，對故土、平生始終耿耿於懷。

而在六朝志怪中，託名陶潛（352-427）的《搜神後記》也提及此一成仙與傷逝的主題：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沖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仙者，但不知名字耳。⁷⁰

此為傳述前人之說，或純粹文人創作，已不可考。但由作者提到遼東地區丁姓人家的說法，並設法尋繹本事，其考證態度是相當明確的，也符合六朝文士拾遺搜奇的傳統。而丁令威化鶴歸遼，並非偶然，因為那正是他的故鄉。更可措意為：離家既逾千年，終難忘懷桑梓，正表現人類

⁶⁸ 王叔岷：《列仙傳校箋·彭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38-39。

⁶⁹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牽秀》（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1946/b。

⁷⁰ 舊題〔晉〕陶潛：《搜神後記》（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頁1。與〔晉〕干寶：《搜神記》合刊。

共通的原始鄉愁，也是世人對於修仙的較大顧慮。當丁令威準備飛離家鄉時，所說的話實蘊含兩種意義。一者，渡化意涵：期許鄉人參破人生不滿百的困境，修習仙道。其次，感傷且無奈的意涵：在「壘壘」之「冢」裏，何嘗沒有丁令威的子息親朋。但令威成仙，究屬個人之事，對於家族成員與後代之死亡卻是無能為力，他仍得繼續看著他們老朽病死，這是仙人所必然面對的痛苦。又，參酌《異苑》與《東陽記》，無論是乘馬之人抑或王質，他們進入仙境都僅出於一時好奇，並未因此意欲久留，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突顯仙境生活並不是太多異於平常，蓋樗蒲、對奕均非罕見之事，然促成入仙境者離開的主因仍是心繫家園，此正體現中國人極重視的家族觀念。事實上，前道教期的作品《太平經》已意識到此一問題，故指出孝子有協助君父長生的義務：

上善第一孝子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獨居閒處念思之，常疾下也，於何得不死之術，嚮可與親往居之，賤財貴道活而已。⁷¹

《太平經》一般雖認為雜揉儒、道、陰陽之說，⁷²但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卻不能一概目為儒家之言，即使道家亦強調孝、慈。⁷³因此無寧說，中國人很早就有一種傾向，以為成仙並不止於離群索居以求一己之福，而應當設法同時扮演好人子、人臣的角色，這是《太平經》的終極關懷。

思歸母題的小說在盛唐仍反覆出現。約作於玄宗至代宗間的牛肅《紀聞·郗鑒》，⁷⁴其言十六歲少年段畧至恒山求道，潛居四年。後「畧在山久，忽思家，因請還家省親觀，即卻還。」卻就此喪失重回仙境的

⁷¹ 王明：《太平經合校·丙部·上善臣子弟子為君父師得仙方訣》（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134。

⁷² 《太平經》性質的探討，參閱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主旨與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二分（1998年6月），頁205-244。

⁷³ 《楚簡老子·丙本》：「故大道廢，安有仁義；六親不和，安有孝慈；國家昏亂，安有正臣。」

⁷⁴ 〔宋〕李昉：《太平廣記·郗鑒》（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182-184。

機會。然而在入山之時，其飽受艱險的試煉，甫入仙境後，仙人郗鑒又斷定「此兒佳矣」，在在顯示確有修道之才，無奈成仙的渴望，終究抵不過對故里的思念而不了了之。這則故事雖有惋惜，但更多的是突顯人生價值的抉擇。

而由這類仙境傳說，頗可解讀出〈黃鶴樓〉的另一番況味。當崔顥云成仙的願望無法達成時，最後總結到歸鄉，應是建立在此種文化認知上，甚至中間談到建功立業、緬懷禰衡都隱含仙、俗二境的比較。我們知道在唐朝，仙境傳說較六朝著重表現的另一主題，即是官場與仙境的對照，且時為道教對士子的宣傳。⁷⁵事實上，該主題的出現洵非偶然，表面看來，似源自科舉的反動，不過其中隱含的世俗成功與逍遙仙境之對比，則不是隋唐的產物，而寓有長久以來人類普遍的樂土意識或長生追尋。

至此，吾人已可略疏〈黃鶴樓〉的結構。崔顥在人生失意之餘，登上黃鶴樓，想起駕鶴成仙的子安，欣羨不已。可惜遼次其間，不見黃鶴，成仙的夢想化作泡影，故僅可再度將目標拉回現實政治。但是，在看到鸚鵡洲時又命中他自身個性與官場齟齬的要害，使其益發痛苦，於是唯有冀望回歸故里，取得安慰。要之，此詩表達了三種人生歸宿。成仙，是跳脫塵世；為官，乃融入一般的社會價值；歸鄉，則是返回原生地的渴望。然而前兩種願望均無法達成，甚至連最單純的歸鄉亦無法企及，故鄉之不得「見」雖乃意料中事，但云受浩渺江煙影響而不得見，或象徵某些困難使他無法回鄉。不難想像，當知名文士崔顥回鄉卻沒有顯赫地位時，鄉人將如何地詫異，而崔顥本人又會是多麼地難堪，如此怎能不令其心生慨嘆！

最後有必要交待，藉由仙境傳說詮釋〈黃鶴樓〉的結構，除了由〈黃

⁷⁵ 李豐楙：〈從誤入到引導：唐人小說遊仙類型的傳承與創新——一個「文學與宗教的觀點」〉，頁21。

鶴樓〉主題鋪陳的肖似證明外，是否尚有其他證據。

《舊唐書》云崔顥喜「蒲博」的嗜好，透露了些許端倪。蒲博，又稱擲蒲、蒲戲，是古代的一種賭博遊戲。前引《異苑》的乘馬者見二仙便是「相對擲蒲」。而這種仙人悠閒博戲的形象淵源甚早，在東漢畫像鏡中已有「仙人六博」的題材，⁷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遲至六朝，擲蒲已被認為是牽涉道家（教）意義的活動，《博物志》云：

老子入胡，作擲蒲。⁷⁷

此不載於今本張華（232-300）《博物志》，而見引於唐類書《藝文類聚》。其言入胡，驟觀與西晉老子化胡傳說有所關聯，似出於後人踵事造作，實則不然，厥說於後漢已有，馬融（79-166）〈擲蒲賦〉云：

昔有玄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擲蒲。伯陽入戎，以斯消憂。⁷⁸

玄通先生當是偽託人物，此乃漢賦習見手法。但由「玄通」、「道德既備」二語可知描述的是習道之人。然則玄通先生好「擲蒲」，並非無由，因為馬融提到「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此伯陽即老子。⁷⁹老子入戎，即老子入胡。可見道家（教）屢將修道者與擲蒲牽合，其來有自。即使老子入戎、創擲蒲當為附會之說，但皆無礙於後人對擲蒲與老子的聯想。

在魏晉六朝之時，玄風鼎盛，擲蒲連帶也大受歡迎，陶侃便曾痛斥其風：

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擲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

⁷⁶ 參閱張金儀：《漢鏡所反映的神話傳說與神仙思想，有關天仙生活的遐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頁55-56。

⁷⁷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臺北：新興書局，1969），頁1916。

⁷⁸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馬融》，頁566/d。

⁷⁹ 《史記》謂老子字伯陽，而今人多據《索隱》駁斥該說，參閱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41。然則不論如何，前人以為伯陽即老子者，仍不在少數。

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⁸⁰

從「老莊浮華」、「亂頭養望，自謂宏達」的批判可知，陶侃麾下的「談戲」，即為玄談。在清談之餘，益以飲酒、樗蒲等曠放之舉，實無足怪。而由這段話也有助於吾人省思，蓋仙者「蒲博」，除彰顯優遊怡然的情懷外，還代表仙俗二境的差別。在世俗中，常人咸須藉由工作維持性命，故「蒲博」被視為「無行」且不事生產的象徵，也是理所當然，沈迷者不免受社會批判。但仙人則非如此，蓋其長生，故反得以時時休閒，盡豫遊之樂，正所謂不為「無聊之事」，何以遣「無涯之生」，這是仙俗二境的差異，境有所別，事即迥殊。而身處此種文化下的崔顥對此自不可能毫無所悉，則其「好蒲博」也間接為吾人透過仙境傳說解釋〈黃鶴樓〉的結構，取得一個支持。

五、結論

詩歌研究向有「詩無達詁」之說。崔顥的〈黃鶴樓〉，驟見雖不難解，然則背後潛藏的內容，卻是豐贍而具有文化意涵的。

以往對〈黃鶴樓〉的品評，多令人有論陳未盡之感，依嚴羽的話來說，乃出於對詩意缺乏深刻體悟所致。⁸¹即有提及黃鶴樓與子安關係者，亦往往輕描淡寫，僅道黃鶴樓之由來，實未有論述此一仙話與作者之關係者，相當可惜。由是多僅能針對形式特質，諸如格律、疊字等，分析此一佳構。如此既不能收靈動之效，反生枯瘠之弊，詩味頓喪，良可嘆哉！

⁸⁰ 〔唐〕房玄齡等：《晉書·陶侃》（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1774。

⁸¹ 《滄浪詩話·詩法》：「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癢；語貴脫洒，不可拖泥帶水。」

經由對求仙的想望、成仙的困難、仙俗二境的比較，以及六朝以來方興未艾的仙境遊歷小說，益以崔顥生平的零碎資料，頗可透露以往論者罕及之處，並給予吾人對〈黃鶴樓〉一番親切體會。凡此僅為孟軻知人論世之方法運用。不過作為文化表現的詩歌，亦唯有盡量還原其情境，方能接近達詁之鵠的。〈黃鶴樓〉雖未必是道家、道教文學，但假使脫離道家、道教文化，欲研味其理，勢不可尋。

（本文初稿曾於「2007中日博士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屆東亞經典詮釋中的語文分析學術研討會」發表，會中幸蒙鄭吉雄、林啟屏、佐藤將之諸位先生的批評與指正，遂有修訂之作。今再承《東華漢學》兩位匿名審查人惠予高見，裨益拙文的二訂，謹致謝忱。此外，在撰寫過程中，也感謝楊承祖與張端穗兩位先生的多方鼓勵，惟文中若有錯誤與疏漏，責任在我。）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晉〕陳壽：《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1976。
-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杜祐：《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
-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 〔宋〕祝穆：《新編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彭浩：《郭店楚簡老子校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 王叔岷：《列仙傳校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 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
-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
- 魯迅：《古小說 沈》，濟南：齊魯書社，1997。
- 舊題〔漢〕東方朔：《海內十洲記》，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舊題〔晉〕陶潛：《搜神後記》，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與〔晉〕干寶：《搜神記》合刊。
- 〔劉宋〕劉敬叔：《異苑》，北京：中華書局，1996。
- 〔唐〕李肇：《唐國史補》，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唐〕王定保：《唐摭言》，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唐〕皇甫枚：《三水小牘》，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臺北：新興書局，1969。
- 〔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85。
-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 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2005。

〔清〕彭定求等輯：《全唐詩》，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明〕徐獻忠：《唐詩品》，收於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

〔清〕吳退庵等：《唐賢三昧集箋注》，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68。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臺北：學海出版社，1992。

陳伯海：《唐詩彙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韓兆琦：《唐詩選注集評》，臺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0。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臺北：鼎文書局，1971。

〔元〕吳師道：《吳禮部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7。

陳德芳校點：《金聖嘆評唐詩全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

萬竟君：《崔顥詩注、崔國甫詩注》（唐詩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

瞿蛻園等：《李白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

黃佺、李遠源、汪昭才：《黃鶴樓詩詞曲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

俞陛雲：《詩境淺說》，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5。

二、近人論著

（日）小川環樹作，張桐生譯 1974 〈中國魏晉以後（三世紀以降）的仙鄉故事〉，《幼獅學誌》第十四卷第五期，頁33-36。

張金儀 1981 《漢鏡所反映的神話傳說與神仙思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胡適 1986 《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鄧仕樑 1992 〈「從崔顥題詩在上頭」說起——試析幾首唐宋黃鶴樓

- 詩》，《國文天地》第七卷第十二期，頁37-43。
- 李豐楙 1996 《誤入與謫降》，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卿希泰 1996 《中國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陳滿銘 1996 〈談崔顥〈黃鶴樓〉與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二詩的異同〉〉，《國文天地》第十一卷第九期，頁36-43。
- 林富士 1998 〈試論《太平經》的主旨與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二分，頁205-244。
- 李豐楙 2002 〈從誤入到引導：唐人小說遊仙類型的傳承與創新——一個「文學與宗教的觀點」〉，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唐代文學與宗教學術研討會」
- 傅璇琮 2003 《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

Fairyland, the Authorities and Hometown :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Yellow Crane Terrace by Cui hao

I-hung Chen *

Abstract

The Yellow Crane Terrace (黃鶴樓) by Cui hao (崔顥) is an immortal masterpiece which reflect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our lives. It presents and pictures human emotions through our longing for the fairies, fame and homecoming. In his The Yellow Crane Terrace, Cui hao went beyond the role of just a visitor and repeatedly experienced his choice of the value of life and his feeling of los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n the legends of fairyland from Han Wei Liuchao (漢魏六朝) and Sui Tang (隋唐) on, we catch on Cui hao's thought and consideration and also his sadness and hopelessnes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is poem is actually set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ang culture.

Keywords: Cui hao, The Yellow Crane Terrace, Taoism, Zian, Mi Heng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